

# 女儿谷：1937

◎李左人

## 第一眼的心动

钟秋果算日子，来巴里不到二十天，已是第三次赴宴。第一次是为办事处接风，第二次是为赛枪之事设宴谢罪，今晚又是为何呢？主宾席只放了三副碗筷，难道丹增又借故不出席陪客？

钟秋果把在煮粥现场拍的相片交给女主人。泽仁旺姆看到相片里的自己，惊叫道：“天哪！跟镜子里一模一样，好漂亮哦！”

钟秋果扑哧一笑：“呵呵，我从未见过这样夸自己的！”

胡仁济打趣道：“开眼界了吧，不然你还真不晓得人的脸皮有多厚！”

“什么呀，人家本来就漂亮嘛。再说，也靠钟特派拍得好，拍得漂亮！”她

主宾席上，泽仁旺姆坐在八仙桌正对客厅门的上位，钟秋果坐在女主人右方，胡仁济则坐在她左侧。两位贵宾面前摆着白玉龙凤杯，主人面前仍是一只景德镇细瓷酒杯，玉珠提着酒壶依次斟酒。贡布、罗追陪着王中、赵元福、马龙和夏班长坐在靠门边的次宾席上，贡布正一一往客人酒碗里倒酒。

见酒已斟满，把相片揣进怀里，端起杯子站起身，“两位长官，明天就要开镰收割小麦了。虽然遭了灾，但毕竟是秋收，理应庆祝一下。半个多月来，你们忙开会、忙调查、发粮发钱、救灾济困，不辞辛苦。为表达感谢之情，我请办事处全体官员喝这杯开镰酒！”

她指头轻蘸青稞酒，上下弹了三下，动作潇洒利落：“我敬大家，先干了！”

众人举起酒杯，弹酒致意，一饮而尽。钟秋果心想，原来是喝开镰酒，便礼节性地抿了一口。

席上菜餚虽不及接风宴丰盛，但糌粑、酸奶子、奶渣、煮牛肉、肉松、酥油馍馍、羊肉汤、酥油茶，还有当点心待客的油果子，以及专为招待汉族客人准备的清茶，一样都不少。

泽仁旺姆用筷子点着大盘里垒成一座小山的猪肉说：“请吧，这是今晚的主菜——臭猪肉！闻着臭，吃着香，其实应当叫香猪肉才对。”

钟秋果这才明白，进屋时闻到的那股奇臭无比的异味，罪魁祸首原来是它。

“管家，你给客人介绍介绍臭猪肉！”泽仁旺姆朝贡布挥了挥手。

贡布走过来，捻了捻八字须，说道：“吃臭猪肉是扎巴人最突出的饮食特点。杀猪不用刀，而是拿绳索套住猪的颈项，用棍子绞勒致死。勒死后在肚子上开一个小口，把心肝肚肺和肠子取出，填上青稞等五谷，加上花椒腌制，再缝合好，用麦面、灶灰或黏泥把缝口和七窍封死，吹胀气后，埋在麦糠里吸干水分。十多天后刨出来，挂在灶房梁上烟熏火燎，熏得漆黑发亮，可保存几十年。谁家挂的臭猪肉越多，表明家底越厚实、越富裕。臭猪肉存放的年限越久，口感越醇厚，味道越好，还能助消化、祛风湿。太太说得对，臭猪肉其实是陈年香猪肉。”

泽仁旺姆叹道：“我家的臭猪肉，最早的放了五十年。可惜‘霉老二’一来，全抄走了，整整三十一香喷喷的臭猪肉啊！”

贡布咳了一声，接着说：“在酸菜汤里加几片臭猪肉，或切片生吃就着馍馍，味道都非常鲜美。就连从猪肚子



# 康巴女士司

◎牟子

一会儿小女孩亚洛起来惊醒了她，可她并不想起来，她太疲倦了，闭上眼睛再一次迷糊起来。小亚洛叫她起来喝茶，她才慢慢爬起来穿好衣服。亚洛端着茶盘，这茶是顿珠喇嘛打的，里面放的是陈年酥油，茶面上还飘浮着红色和绿色的霉渣。

“这茶怎么能喝？”女士司放下碗说，“这样霉烂的酥油叫人怎么喝得下？”

“土司，你就忍着点吧，走岩洞下过的时候要弯着腰，骑在羊身上的人不能跟骑在马上的人比。霍尔家的一切都被封存起来了，这陈年酥油还是昨天他们给你留下的。”顿珠说。

听了顿珠的话，女士司愤怒已极，伸手一推，茶碗“哗啦”一声摔在地上，发霉的酥油茶味令女士司感到万分难受。这时，章太太突然出现在门口。女士司抬

往日官寨门前达官贵人络绎不绝，耳边全是恭维之声，家奴丫头围着她团团转，大小头人一呼即至，要横就横，要竖就竖，一切都是得心应手、为所欲为！她就是主子。可现在都调了位，她的话连顿珠也不愿听，甚至连八岁的亚洛也不听。变化就在顷刻之间，像掉进了万丈深渊，像做梦一样地失去了一切——甚至自由。她希望这是一场梦，明天早上醒来还会一切照旧。可是美梦难成，她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这一夜也是她一生中

起头来，见是章太太，心里涌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憎恶和仇恨。她把头掉向一边，并不搭理章太太。章太太走到女士司面前，轻轻地叫道：“格桑曲珍。”

女士司看着章太太说：“章太太，你看我现在是多么可笑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不是了，成了任人宰杀的绵羊。你是来看我可怜的，是吧？”

“不。”章太太温和地说，“你想错了，我是怎样一个人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所遭遇的一切我事先都不知道，是后来听人说的。我今天来看你，完全是出于我们的私人交往。我只知道你被他们软禁起来了，但不知道会弄得这样。这样做他们也太过分了，没有想到连你身边的贴身丫头也不留一个，连起码的生活条件也没有，这日子咋过？”

她回头对门外的县府勤务兵说：“去，请陈营长来。”

勤务兵应声走出去。章太太拉过椅子坐到女士司面前说：“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不就是一个婚姻问题嘛。事到如今，你也只有想开一点，退后一步自然宽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”

陈越江走进来招呼说：“章太太过来了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”

章太太对陈越江一番数落，说他们对女士司太过分了。陈越江说这一切都是上面的安排，这事我这个营长作不了主，要改也

得等到章旅长从晒化回来。章太太一时语塞，过了一阵才说：“那好，一会儿你派一个人到我那里去取一些新鲜酥油、奶渣和糌粑来。另外，若女士司需要什么，就到我那里去取。”

陈越江出去后，章太太凑近女士司身边说：“你不用着急，人都有十磨九难，不过眼前还是得克服忍受。我想过一阵子就会好的，什么都是一阵风，过了风头就会一天天好转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看那些刻苦修行的喇嘛，他们苦不苦？苦得很啊！但他们从来也没有叫过苦，因为他们想着来世。你也要会想，你要想着有一天你回到土司位置上，照样威风，照样辉煌。那时候让这些整过你的人看一看，我土司还是土司，霍尔小姐还是霍尔小姐，我还是那样美得让你眼红，我还是那样有权势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……”

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脆弱面，女士司是吃软不吃硬，女人的关切和同情使她流下了激动的眼泪。她突然抱住章太太失声痛哭起来。章太太抚着女士司的头，真像是在爱抚着自己的妹妹。女士司这样的人会哭，章太太感到很意外。在章太太心中，女士司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女子，没有任何事能够使她低头认输，没有任何事可以难得住她。这样一个人竟然哭了，难道真是脱了毛的风凰不如鸡么？哭泣是最容易感染人的，章太太眼圈一红，也跟着掉下泪来。

“别哭别哭，我常说女士司是女中豪杰，你可不能哭。”章太太为女士司擦干泪水说，“我们还是摆摆龙门阵。你在这里一个人不开心，没有人说话的日子是最不好过的。”

章太太对一旁的卫兵说：“把老喇嘛和女孩叫来。”然后向他们交代道：“你们都是来侍候女士司的，一定不能出差错。土司就是土司，你们要是亏待了她，不说她日后对你们不住，就是我也不答应。听见了吗？”

二人回答说：“听见了。”

章太太对女士司说：“一会儿我跟你陈营长说，你有什么事就请陈营长给我带一封信来，办得到的我一定办。”

章太太同女士司谈了一个多小时，觉得再也无话可谈。因为这不是平常时候，有些话谈来格格不入，她也找不出过多的话劝她，有的话说多了适得其反，只好告辞离去。

章太太走后，女士司觉得一阵难耐的空虚。她不知道这种日子会持续到什么时候，她想到了泽仁、贡布、刘家驹，还有香根和她的下属头人们，他们都到哪里去了？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她，不来营救她？想起自己平日那么张扬，跨着马奔跑在草地上，仿佛天下都是属于自己的，谁的话也可以不听，谁也拘束不了自己。她只以为女士司一辈子都是那样，现在她才知道，就是老虎，只要一被关进笼子，就会连狗都不如。

“土司的衣服烧着了，土司的衣服烧着了！”小女孩亚洛叫了起来。女士司低头一看，才发现自己皮裘襟边掉进了火盆，已燃起烟雾。她赶紧站了起来，伸手去捏燃烧的衣襟，却被火苗灼得赶紧缩回了手。女士司跳着直叫：“亚洛，快拿水来，拿水来！”

(未完待续)



7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 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 
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 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  
XUEHUA  
【第2615期】